

◎ 罗新学

著

算  
心  
計

# 算計

丰四也



◎罗新学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算计/罗新学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1.

12

ISBN 978-7-80765-568-8

I. ①算… II. ①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37436号

---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bs.com.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bs.com.cn](mailto:master@hnwybs.com.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郑州文华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1.25  
字 数 345 000  
版 次 2011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9.00元

---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

归根曰静，是谓复命。

复命曰常。知常曰明。

不知常，妄作凶。

——老子

# 目 录

## 1 楔子

## 3 第一章 陈年宿怨

应强、显达两家从太祖乃至父亲，一代又一代，从来没有谁怀疑过铜碗锡壶是由金碗银壶变化而来。为什么会变？他们认为一切祸根全在于那场恶吵。恶吵，吵来了凶神恶煞，吵跑了财神喜神，吵断了福根贵根。

## 21 第二章 何首乌与野鸭鹑过招

贺猛子惊讶地瞪着龚连山讲完了这番话。他好像第一次认识这位连山叔，觉得他好生了得，毛主席的指示用得那样对路，背得那样顺溜，讲起话来又那样有气魄，俨然一个国家干部！

## 42 第三章 县委的制高点

应强起先并不觉得这事有好大，后来才感到有点不对劲：机关怎么突然变得寂寂封音了？人像潮水一样一波一波来了去去了来，又都像梦冲鬼一样低着头壳跑，彼此碰上非要打个招呼的，也都只是笑一笑，咧一咧嘴巴角的那种笑，浅尝辄止，心照不宣。周围因转都神秘兮兮。

## 61 第四章 冒出一匹黑马

我曾问过应强，第一次写典型材料，何解写得那样好？他鼻子一哼，好吗？狗屁！他说他早就翻阅过历年的这些东西了，千篇一律，三段式，大话加套话。呵呵，听起来还像是厚积薄发，加上他当过中学语文老师的功底，一鸣惊人也就不足为怪了。

## 80 第五章 和县委书记拗上了

一个润物无声，一点一点浸润，直到把你融化；一个火烧火燎，这边烘了那边烤，烘烤得你酥脆焦黄。

浸润也好，烘烤也罢，讲真心话，应强都很受用，说不出哪个排斥，哪个喜欢。他和两姐妹中的任何一个都还没有明确恋爱关系，他觉得靠他自己在两人中选择一个舍弃一个是一件非常残忍的事情。

## 99 第六章 绝地反击

他和宋元的较量，好比两个散打选手过招，一个是重量级高手，一个是轻量级业余，凭宋元的实力他龚应强即使拿出吃奶的本事也不可能将他打得趴下了爬不起来，充其量出其不意使个绊腿将他撂翻在地，当他一个鹁子翻身立起，回敬给应强的将是几记致命的老拳。

## 117 第七章 肚子里的孩子有什么错

人家入党加薪做官左右逢源，而他不仅什么都没捞到，而且连本都保不住，一个大男人，还要殃及老婆孩子！是他本事不如人吗？如果是这样，他服，可偏偏不是这样！他不就是讲了几句真话吗？讲真话竟这样犯忌！可是，这真话别人可以泼在肚子里烂掉也不说出来，为什么你龚应强就口无遮拦呢？你充什么角色？显什么能？而且不知天高地厚，还要跟县委书记叫板，这不是脑膜炎加神经病还吃错了药吗？这不是犯贱活腻了自己找死吗？

## 134 第八章 一篇小说，改写命运

七想八想想来想去想到最后才想到最妙的是写小说。编个故事似是而非，褒贬收放纵情发挥。对号入座吗？文学作品，虚构。佯装不理吗？含沙射影，明摆着叫你吃个暗亏做不得声，打落牙齿肚里吞。而且不战而屈人，文而不变，雅而不俗！

## 151 第九章 跳升三级

应强一脸凝重，他说这叫钻营吗？这样的营不钻白不钻！人生如戏，堂屋里板凳轮流坐，各领风骚三五年。三十几岁正是干事的时候，干吗要窝在别人屁股后头唯唯诺诺做谦谦君子？

## 170 第十章 省长办公会

“没听说‘科长靠干、处长靠转、厅长靠站’吗？处长围着一帮领导转，平衡好关系；厅长须跟定一个领导，切莫站错队。你是处长了，正处在转的阶段，干的人一大把呢，差你？……”

## 188 第十一章 有产阶级的劫难

装不像就不装呗。可是不装就没有好果子吃。他不再分管矛盾协调了，改管文秘和机关后勤，虽然还是副秘书长，但露脸就没有以前多了。露脸少了就说明没被重用，没被重用就意味着权力小了，权力小了就算个鸟了。

## 205 第十二章 聚首花城

这么多年了，他俩就像两个散打选手过招，鼓眼暴睛地你盯着我我盯着你，攻防转换，互有输赢。现在一方突然宣布退出比赛，长期的对手一下又变回到完全的同学加亲戚的关系。真要分开，反倒觉得有些舍不得了。

## 222 第十三章 这里的人都疯了

这里的各色车辆喜欢鸣喇叭，开得快，开得猛。这里的人说话声音大，话语短，不喜欢啰唆过程，就爱听是与不是、行与不行。这里熟人见面，边走边打招呼扬手而过，从不驻足握手寒暄。住了两三个晚上，他就喜欢上了这里的狂、野、赌、搏的氛围。

## 239 第十四章 共裤连裆

龚行长眼前亮起一道美丽的弧光，心里头“咚”地震颤了一下。这种奇妙的感觉对他来说曾经有过一次，那是二十年前在幼儿园门口第一次见到春雨。但两相比较，这一次感觉更强烈，更震撼。

## 259 第十五章 香港，赌轮艳遇

她冷笑一声：“哼，我知道你不知道，可是我非叫你知道！省得你瞧不起我，以为我很坏，以为我什么男人都要！”

## 278 第十六章 赈灾大会，乐极生悲

郭福广端着酒杯，这桌碰，那桌干，生怕人家不晓得郭显达是他的崽，开口闭口“我们家显达”，好像那三十万里头有他一半。

## 297 第十七章 判他四年实刑

怕就怕应了春雨说过的那句话：不出事是亲戚，出了事就不是亲戚了。如果真被她说准了道灵了，那我龚应强可就栽了！大半辈子平平安安清清白白走过来，到老了退二线了却栽个跟斗，不是栽在大江大河大风大浪，而是栽在一条阴沟里，岂不太冤了吗？

## 315 第十八章 苍生狼狈

我当时真的是快要疯了。你们想想吧，人没了自由，跟圈养的猪有什么不同？猪还能放出去拱拱泥呢！因此，满脑子尽是恶毒的想法，恨不得全球地震，漫天大火，滔天洪水，将全世界震它个稀巴烂，烧它个乌焦黑，冲它个精打光。你我比拼大半辈子了，临了我坐牢房，你享清福，我当然不服……

## 楔子

俗话说，人算不如天算。

其实，天还用算吗？天地间的所有人情物事无一不在上苍的精心布局和机巧安排之中，如同春分秋分，冬至夏至，寒来暑往，不差毫厘。

至于人算，芸芸众生谁都会算，算计人，算计事，你算我，我算你，到头来却谁也算计不了命运的捉弄与无常。

那么，世界上到底有没有能够窥得天机预知天算的神人？

谁都是只听说，没见过。

不过，没见过神人，人神的倒有，一位算八字的先生就神得有点出奇。

何以见得？两个男人大半辈子沉浮坎坷恩怨悲欢，竟然全在他四十多年前的一次掌算之中，如同开具的两份人生计划书，几十年风雨沧桑，一步一个脚印走来，竟然步步走在他算定的路径上，没走岔半步。两位男人自己都说，连他们在外面的女人姓什么都让他说准了，真叫你汗毛子竖起来打冷战！

肯定有读者会问，准与不准你如何晓得？别人的几十年的事，你验证了？

对，我验证了。或者说不需要验证，他们两个就是我的中学同学，我们几十年工作生活基本都在一块儿。正是因为太了解了，太应验了，才迫使我产生创作的冲动，才有了您面前的这部长篇。他们无疑是本书中故事的主角，姓甚名谁，在正篇里详说。

我想利用开篇有限的篇幅介绍一下我的父亲。父亲虽然不算本书的主要人物，但绝对是本书的关键人物。因为给他们两个算命的那位八字先生不是别人，正是我父亲。

父亲叫徐再贵，方圆百里没有人不认识他，可是没有人叫得出他的大号。人们当面背地直呼他徐瞎子，也有喊徐大仙的。



父亲算命家学渊源。有家谱为证，我们家是北宋初年发明八字算命术的徐子平的嫡传子孙。父亲年轻时家境殷实，书也读得蛮好，合家正盘算南京买马、北京做官，何曾想过叫他学算八字呢！谁料他中学快毕业时，突然患青光眼双目失明了。他父亲——我爷爷正痛心疾首时，他爷爷——我爷爷的父亲长叹一声后说，认命吧，说不定是先祖相中了他继承祖业呢。从此，父亲以先祖典籍为师，潜心命理术数研习，寒来暑往，三年过去，就将先祖的全部技艺烂熟于胸，据爷爷讲，命理学经典《子平命造星案六百例》他能倒背如流。

正是由于众多拥趸真诚抬捧，父亲早在民国时就已享誉湘西北、洞庭湖了，经常有人抬杠闪轿跨州过县前来求算，其中不乏达官显贵。到了共和国时期，扫四旧，破迷信，常搞运动，父亲收敛了许多，但上门来找父亲算命的从没少过。我们劝他金盆洗手，他脑壳一拗：老子吃的就是这碗饭！

还是话说当年吧。

# 第一章 陈年宿怨

## 1

“笃、笃、笃……”像母鸡啄食，像蚱蜢蹦跶，一根青黄的竹杖叩问苍茫大地。一寸一寸地小心叩问。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呵呵，是问脚下这路，有没走错。

太阳出来了。父亲像往常一样出了门，挨着村落屋湾绕林间小路踽踽而行。

父亲四十多岁，青裤，白褂，素净得像个书生。他睁着眼睛，眼珠子没有光泽，但让人粗看看不出是个瞎子。他右手持杖探路，左手钩着一面掂锣，铜的，巴掌大小，连带一个两寸长的小铜锤，每走三五步，“当当”敲两下，一敲一个脆，锣声明白而不张扬，激越而不悠远。

太阳落山了，父亲像往常一样回了家。

吃过晚饭，他对我嘴角咧了又咧，怕我没看见，又咧了再咧，还堆起一脸蜜笑，露出满口红的牙龈，黄的牙齿，眼珠子一个劲地往上翻，翻成两眼眶白。

这样子俗死了！我们全家人常谴白他：莫翻眼，少笑。他就是改不了。也难怪，他没照过镜子，想象不出自己的尊容。

我晓得他是有话要对我讲。可我割了一天牛草，浑身散了架，懒得理他。

“今日，”他终于开了金口，“碰上你两个同学，给他俩各算了一命。”

“同学？谁呀？”我一听奇怪了，这年月只有婆婆姥姥和堂客们还敢偷偷摸摸算八字，哪有年轻仔的？居然还是我的同学！

“没问名字，只晓得是良田村的。”“那你没事做吧，不浪费口水！”班上同学那

样多,谁管谁住哪个村?要是说得出个模样来,或许猜个大概,可他看不见又说不出。我感到好憋气,说话就没好气。

“那你不听啰。”他晓得我其实想听,于是自话自说。

中午,太阳像火一样烤着大地,南风也像火舌般燎人,嫩绿的芭茅、蒿草全都卷筒打蔫了,林子里的蝉“啾啾”地叫,声嘶力竭,叫得人心烦烦的,懒洋洋的。

父亲敲敲点点来到良田村的一个山坳,更像进了一个火桶,脸上早已汗爬水流。他停下来,撩起右手衣袖擦了把脸,觉得口里巴苦巴涩的,舌头在口里天上地下运动一番,想吮出些口水来润润喉咙,吞了几下没效果。他记得前面不远是个屋场,有几户人家,于是将掂锣敲响点,报告徐瞎子来了,管他有没有人算命,招出个熟人来,进屋歇歇凉喝口水。

徐瞎子报告来了,果然就有人打接应:“喂,算八字哪!”但声音不是来自屋场,而是屋场对面的山窝。

他加快了脚步。

“刚才哪个喊哪?是喊我啵?”父亲走拢去问,问完俯下脸来顺着风尖起耳朵。他习惯了用耳朵掌控世界。

“嘻嘻,莫装宝啰!算八字不是喊你喊谁嘛。”听得出是个十四五岁的青皮后生仔,嗓子沙哑,一只刚刚开喉打鸣的小叫鸡公。

父亲一脸严肃,老板老腔:“呃,这年月逗不得耍方哪,‘文化大革命’破四旧,还有哪个敢搞迷信咯!”他警惕性蛮高,怕搞得不好抓起来戴高帽子游乡不值得。

“那你敲么子锣呢?刚才,啵?哈哈,你说你说!”这小子一肚子坏水。

“呵呵,呵呵。”父亲笑了,被他揭了底没词了,但他想揭底了就揭底了,乌毛还没长齐的家伙,怕你个鬼!

“别逗他了,天气这样热。来来,进来歇阵凉。”旁边还有一个,大小差不多,说话敦厚些,牵着他的竹杖引他进了一个阴凉的地方。他顿觉浑身凉爽,用竹杖横着探了探,有几根柱子,猜想是个棚子。

他被安置在一块泥砖上。两个家伙到棚子外面去了,嘀嘀咕咕像演对口词,声音只有粟米子大。他们不晓得瞎子的耳朵有特异功能,全让父亲听了个一清二楚。

狡猾些的:“喂,真的叫他给我俩一人算个八字,要得啵?”

老实些的：“宝呢，那搞得？别个晓得了下得地！”

“这里就你我他，哪有别个？”

“他不要钱啦？”

“给他一个西瓜，嘻嘻。”

“那要得，村里全给编了号的！”

“编号那天漏了一个，我挖了个坑用草盖起来了，嘻嘻！”

“你这家伙好坏，揍你！”

“哎哟，哎哟！”

“要算你和他讲。”

“好咯。”

于是，两人进了棚子。

狡猾些的直言，一个西瓜算两命，问我父亲干不干。

父亲呵呵一笑，说那要看什么瓜，如果你小子糊弄我，随便捡个拳头大的白瓢子我也干啦？又不是蠢宝！

那小子没等他说完，猫跳狗跳到了瓜田里，蹲在一个地方刨了几下，抱起一个大西瓜又狗跳猫跳地回来了。

老实些的见了鬼喊鬼叫：“啊呀咯大！至少五斤吧？眼下最大的不过三斤了，这肯定是第一批的瓜，是你先藏起来才漏了编号的吧？你这家伙胆子天大！”

狡猾些的“嘿嘿”两声，骂道：“你蠢猪子呢，小声点咯，开批判会啵？”

父亲也摸了摸地上的瓜，心里一拱：确实蛮大！太可惜了，没带袋子不好搬，要不带回家丢到水缸里浸一浸，全家晚上歇凉吃最好。嗨，瓜皮上热下凉，好像大半截埋在泥土里，分析故意藏起来漏了编号的可能性是有。

狡猾些的逗父亲：你是抱回去呢，扛回去呢，还是提回去？最后又怂起他大方一点请客算了。

父亲经不起策，犹豫再三，终于同意用拳头砸开，三个人把那瓜给报销了。

“好瓜呢，真的是好瓜！吃在口里凉沁沁的，甜沙沙的，水汪汪的。”父亲边说边咂嘴巴，还在回味。

我听了半天，尽管父亲提供了一个狡猾一个老实的特点，还是听不出他俩是谁。倒是越听越有火，觉得人家队上对学生仔几多关照，不像我们队安排割牛草，晒得叫驴子一样，累死人。

我眼红地问：“他们是给队上守西瓜吧？”

父亲：“说是给村上。”

“哦真的，他俩八字怎么样？”我慢慢有了兴趣。

“呵呵，不错呢，蛮好。听我讲嘛！”父亲说。

不过他在“讲”之前，首先肯定了这两个崽子长大了都是一条硬腿。理由是人看极小，马看蹄爪，狡猾些的那个好灵泛，老实些的那个好心细。吃完西瓜之后，老实的硬是拉住狡猾的一起，将地上瓜皮瓜子一片片一粒粒全都捡起来，放进一只畚箕里，捡完了还在草地里踢踏了好几遍，不留下一粒瓜子，然后提起畚箕倒到离瓜棚好远的地方去了。

其实父亲自己也好灵泛好心细。他是见我真来神了，故意再补充两点，好让我推断他俩是谁。

我觉得有点像同班的郭显达和龚应强，他俩是一个村的，但不晓得是不是良田村。

等到老实心细的回来了，父亲说：“开始吧，谁先来？”

狡猾灵泛的说：“我先！”他搬块泥砖坐到父亲对面，两手箍住膝盖，望着父亲，屏声静听。

父亲见他半天没消息，就说：“怎么啦？说呀！”

“说么子？”

“八字呀。”

他蹦起丈把高，大声嚷嚷：“你云天话地呢！我会说八字，还要你算？”

父亲呵呵笑道：“宝崽！你不告诉我生庚年月，我怎么算？”

“哦，这个呀，你不早说！”他笑着重新坐好，“一九五二年二月十八。”

父亲同他确认了是阴历还是阳历，还表扬他阴历也记得这样溜。他说生日谁不记得，年年这天吃荷包蛋面。父亲又问他时辰，他说听奶奶讲，生下来过了半个多时辰才吃中饭。

“哦，那是巳时。四柱为壬辰，癸卯，戊午，丁巳。我来排排，我来排排……”父亲翻着白眼，认真运神。

奇才就是奇才。顶多过了五分钟，一份推排得详详细细而且朗朗有韵的命书，从我父亲口里娓娓道出。可是命书半文半白，且多行话，金木水火，子丑寅卯，吉凶祸福，把他两个听得云里雾里，听到最后才听懂一句：“嗯，不错不错，好

命好命。”

“喂喂，”狡猾灵泛的终于忍不住了，“你都说了些什么子咯？你说好命好在哪儿嘛？”

“呵呵，呵呵。”父亲开心地笑了。大人算命，他会边说命书边解释几句，两个小屁孩闹着玩，他不想讲那么多，便说：“是个富贵命，当官，发财，但也有磨难灾星。”

“能当官发财就好，管它磨难灾星！”他乐得又是一蹦老高，舞着拳头直喊，“哦哦，能当官发财咯！能当官发财咯！”

等他闹够了，父亲才叫那老实心细的：“你来你来！”

老实心细的说：“我也不晓得时辰，只晓得日子，一九五二年五月十二。”

父亲问他，大人说没说过，大概么子时候？

他说他妈讲，半夜过身。

“哦，那是丑时。四柱为壬辰，丙午，辛巳，己丑。我来排排，我来排排……”父亲依旧翻了几分钟白眼，然后半文半白一大段啰里巴唆之后，说道：“哦，也是个当官发财的富贵命呢，头戴顶子，脚穿靴子！”

老实心细的喜饱了：“噢，好，有靴子啦，下雨可以不穿木屐了！什么叫顶子？”

“顶子就是帽子。”

“帽子呀？只有冬天戴吧？夏天戴不会热死？！”

“宝崽你发宝气呢！顶子、靴子是官帽官靴。”

“喂喂，”狡猾灵泛的插进来问，“你说我俩都能当官发财，那，谁的财多，谁的官大？”

父亲想了想，说道：“你比他财多，他比你官大。”

“他比我还官大呀？”狡猾灵泛的有些不乐。

“可是你比我财多。”老实心细的安慰他，并问父亲，“八字先生，这辈子我俩是不是常在一块儿？”

父亲：“常不常在一块儿不要紧。但你俩年命都是长流水，日干一个属火，一个属金，命中相克。不过到底关系不大，天上火克不了白蜡金。”

父亲当年随便一句答话，谁能相信竟然隐伏了二人几十年相互关系的玄机，纠缠扭绞，爱恨情仇，紫电青霜，天昏地黑。这些都是后话。

他俩当然如听天书，一头雾水。

我问父亲，怎么知道他们两个是我同学？

父亲说，他看年龄相仿，问过他们了，是不是也在三中读书？初几？哪班？他们说，初二，二十八班，还反问何解？父亲笑了笑说，没事。

我开始动歪主意了。

找来了纸笔，摆好，我说：“我只猜了个七七八八。你告诉我他们生庚年月，开学我找老师一对花名册，就清清楚楚。”

于是，他说了，我记了。

我得寸进尺，请他干脆把他所批的两个的命书告诉我。

他墨起一副脸不做声了。他这一辈子干这行爱这行钻这行，但绝不想让儿孙染指这一行。虽然知道我们兄妹几个近朱近墨懂得了不少，但想深入了解，休想，他连门都不让你摸。

我只好软缠硬磨了。我说我只是想做个实验，用两个同学的一辈子来验证你算的是不是真有那么神。该不是尽吹牛皮吧？我还说你批的命书很有文采呢，对提高语文水平蛮有帮助。老师说我最的几篇作文好像有退步。我甚至说，你年纪越来越大了，眼睛又不方便，将来老了靠谁？还不是靠我们崽女！您放一万个心咯，到时候保证服侍得您一天到晚喊幸福，搭帮养了一个好崽……

这样，他才露出满口红牙龈、黄牙齿，直乐。

于是，我展纸握笔，听不懂的，不晓得写的，一律虚心请教，这样才一字一句从他嘴里抠了出来。兹录如下。

狡猾灵泛的命书：

年命长流水，八字五行全，且有三火生土，更有二木相帮。此儿他日为奇杰，一跃龙门祖显光。五六八边防水火，小心蹦跶招挫伤。过了二九三七后，头角峥嵘气宇昂。自家心里急，他人未知忙。伴君如伴虎，处处须提防。夫妻相合好，琴瑟与笙簧。子嗣不繁螟蛉女，横生枝叶效春光。三十九，四十旁，雄心万丈走南方。风生水起，生意堪观。家财聚积，午限阳光。日支午见卯，煞犯桃花狂。路边生李，苦涩犹尝，花柳相逢鱼水乐，避风港湾起波浪。天命将过，大运伤官。入命亡神暗隐藏，蓦然一厄降灾殃。身惹官非，入狱银铛。破财事小，晚节乖张。四年后，重增新事业，甫整旧门墙。幸喜

儿孙俊彦，买扁舟，自归去，乐把流年仔细盘。

## 老实心细的命书：

八字有五行，富贵多庇荫。如同晓见日初起，收敛群阴万籁清。他年此子，必冠群英。七八岁低，灾厄关津。十四五岁，性决聪明。申限可学，莫尚浮轻，二十出头跳龙门。跳入龙门，却进死官，癸水逢牛遭磨难，足足八年光阴。敬香打了菩萨，喝水卡了喉咙。莫言直不直，须防仁不仁。是亲不算亲，非亲却是亲。子息独果，花死苞中。而立之后行大运，一路春风喜气生。四十临官木火旺，贵人提携往南行。流年太岁，谨防小阴；其他年份，橘井泉馨。四十六七，霜打雪侵，杏花春暖，风雨同程。天命难违犹有一厄，贤妻有德化险为惊。灭却心头火，剔起佛前灯。座前客常满，樽中酒不空。老圃放秋香，继世有俊英。九九归一，癸丑昏冥。

## 2

晚上，全家人在屋坪里歇凉。

萤火虫提着灯笼巡夜，走走停停，四处游荡。

夜风像滑溜的泥鳅，直往颈根里、腋窝窝里、腿弯里钻，钻得你全身酥酥的，心里痒痒的。

我四仰八叉倒在竹凉板上，看星星互睨媚眼，脑壳里尽在默神：他俩会是谁呢？

后来相隔不到两袋烟的工夫，后后来过两位阿叔找父亲。夜色朦胧，样子看不清楚，都自称是良田村的，一个姓郭，一个姓龚，来印证白天儿子算八字的事：一是小家伙云天花地时辰没报错啵？二是八字是不是真像他们回家吹的那样牛皮烘烘？重新对过八字，父亲又择其要作了一番命理分析，他们才乐呵呵地信了。但两个都一再洗清漂白，反复说明是因为天气热，睡得晚，村挨村又不远，权当歇凉，闹着玩，就信马由缰过来了。一句话归总，不是特意而来、专程而来。此地无银，隔壁阿二。一番表白之后，临走时两个都摸出了礼信，一个撂下两包红桔烟，一个丢下一瓶红薯酒，算是对父亲的酬劳。



我躺在旁边，两只手捧住嘴巴，生怕笑出声来。我早就听出来了，果然是同班同学郭显达、龚应强这两个活宝！

郭显达，高瘦，比班上男生平均高出半个头，刚进初一时嘴巴上就有了黑黑的毛毛胡，总喜欢当着女生的面，用只手只脚把我们撂翻在地，秀他的骚劲。大家都讨厌他，又都奈何不了他。想不到如今他也有软肋在我手里，看你以后还敢不敢惹我！

龚应强，横实，白白净净，像个女生，成绩好，人缘好，人也老实，连续两年都是高票当选班干部。特爱看书，什么书都啃。不明白的事去问他，他都能给你说出个子丑寅卯。我和他关系不错。天晓得老实鼻子空，肚里耍灯笼！乖乖崽也会有把柄让别人抓住。

几个月后，学校复课闹革命。我在操场上首先约见龚应强，笑，笑，笑，然后开门见山：“龚应强，你八字不错嘛。”

随便点了一句，他即刻满脸通红，吓得像只小鸡公黑了冠子，四下里瞧瞧，立马过来箍住我的肩膀小声求我：“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我认真地点了点头，为了使他放心，还主动和他拉了钩。

接着约见郭显达，谁知刚开口，他竟矢口否认，口气还很硬，直到我威胁他：“有种你等着，我给你告到红造总（红卫兵造反总司令部）去！”他才服软。

其实当年他俩大可不必怕我去告。因为给他们算八字的是我父亲，我和他们半斤八两。记得“文革”刚开始时大串联，班上推选红卫兵代表上京接受毛主席接见，好多同学推了我，但有人揭发我父亲搞四旧宣传迷信，结果硬是没去成。如今一坨屎早不臭了，我还会自己挑起它臭？

但从这件事后，他俩有了把柄在我手上，两个都顺着我来，久而久之倒真成了砍脑壳朋友。

不过我发现，他俩和我亲近了，而他俩之间却越来越疏远了。过去两个一直关系蛮铁，像一对油盐罐子不离左右。可如今老是互相躲着，见了面也没话讲。我私下里分别问他俩，你们何解咯？关系搞绿啦？他俩支支吾吾，问得烦躁了，就说：都是那次算命闹的！

我更蒙了，连连追问。谁知竟问出了他们龚、郭两家祖上积下的一段世代冤仇，一堆陈谷子烂芝麻。